

小作家丛书

XIAO
ZUOJIA
CONGSHU

燕子声声里

王 斯 维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王斯维

燕子声声里



愿他带着自己的灯火

李 直

我知道，在我们这个智力发达，观念更新，时空幻化的国度里，许多事物都不由自主地改变了节奏、缩小了滞差，甚至连某些从前可以想象出来的沟壑和缝隙，倏地弥合在一起，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博大而壮阔的“芳草地”。于是，我相信，这“芳草地”上的每一株小草都是因为吸收了特殊的阳光和雨露而茁壮生长着。不然，一个尚未走出校门的中学生——王斯维，为什么会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，写出了那么多超出年龄延长线的好作品？诚然，性格的早熟与文学的敏感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步的，但仅仅凭了这个便可以揭示一位中学生的创作丰收之谜吗？况且，王斯维所在的沈阳市第一〇六中学只是一所普通中学。那里没有富丽堂皇的阶梯教室，更没有像叶圣陶、丰子恺那样的文学启蒙者。在他和他的文学小伙伴们的“生物圈”里，经常能够热心给予他们教诲和帮助的是一位性格憨厚，为

人质朴的语文教师——他没有太高的文学造诣，但他却将热爱文学，献身革命文学事业的种子，深深地播撒在王斯维和他的文学小伙伴们的心田里。他们开始起步了！可是，谁也不曾想到，王斯维在文学创作上的第一声呼唤，竟是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我国农村大地上——“香瓜开园喽！”这脆亮亮、甜润润的呼唤声，震动了靠山屯，响彻了幽谷，传向四面八方……这是多么欣喜的、自豪的呼唤啊！它使我们感受到苦恼的日子过去了，新的、甜蜜蜜的生活开始了。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农村贯彻了党的新经济政策。举起祝福的金杯，斟满令人心醉的“桃山酒”，作者以多么巧妙的笔触在《敬你一杯桃山酒》中抒发了农民对科学种田、科学致富的向往和追求啊！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逐步落实和经济改革的步步深入，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网络不容置疑地发生了变化——先进的，落后的；保守的，改革的。错综复杂的现象。涌现出错综复杂的事件。于是，我们从王斯维的作品中先后看到了像《抓阄》中的李三秋，《春雪》中的“扑克迷”，《残月》中的县委书记，《三更月》中的新媳妇笑梅等一批先进的、优秀的、朝气蓬勃的新型农民和新型干部。他们是农村变革的急先锋，他们是新的农

村生产力水平的代表者；他们勇于摒弃旧传统、开拓新生活。由此，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位即将走出校门的青年，他的视线却已经投向了社会、投向了改革，投向了广阔的农村现实。

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是表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整体。在这一点上，作者是尽了积极努力的。他不仅注意到人物性格的戏剧性变化，而且手法也多种多样。每篇读罢趣味盎然，而且形象久久不逝。但作者给予主人公的笔墨并不多，然而又独具传奇色彩。真难想象，这样的作品竟出自一位中学生的手笔。

语言是颇有个性的。而且在这颇有个性的语言中，又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，以及对农村生活的热爱。由此，王斯维同学的创作意向和创作追求渐渐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——他在用自己的笔热情讴歌改革的时代，改革的乡村！尽管眼下，王斯维同学的笔尚显得稚嫩，不够成熟。然而，他是多么有希望啊！

愿他带着自己的灯光，并寻出自己的道路！

1986年2月匆草

目 录

愿他带着自己的灯火李 直 1

香瓜开园喽.....	1
敬你一杯挑山酒.....	6
抓阄.....	13
春雪.....	20
枣花蜜.....	25
燕子声声里.....	30
蹦蹦迷.....	39
雾松花下.....	48
三更月.....	53
杨三奶告儿.....	64
岔路口.....	72
金丝枣.....	84
姑娘大了门轴响.....	98
树影摇红.....	106

遗像，微微地笑..... 113

后记.....王斯维 118

香瓜开园喽



傍晚，我走进故乡靠山屯。堡子东头的柳树下，围着一圈斗蛐蛐的小孩，一看是我，扔下嘎嘎山叫的蛐蛐，撒欢跑着往家跑，边跑边喊：

“小维回来啦！这回可好啦！”……

刚到家门口，五大娘也笑呵呵地迎出来，粗门大嗓地说：“可算回来了，眼下，靠山屯大小孩，都盼你呢！”我忙问：“为啥呀？”“为啥？等我贴完大饼子告诉你。”

趁这功夫，我从书包里掏出五花糕，想看看堡

子西头的四爷去。四爷是个孤老头子，70多岁了。前些年，五保在家，冷丁有点闲不住，鸦默雀静儿地在园子里种几掩子香瓜，瓜秧长得水泠泠的，四转圈架窝瓜秧挡着……瓜蛋长到拳头大小，还是露了馅。到底给“割了尾巴”，连根拔掉。还批判他，说这瓜蛋是资本主义毒瘤！四爷火冒三丈，大吼一声：“什么？毒瘤？看它能毒死我不？”说着就嘣嘎嘎嘣一连吃了22个苦瓜。老人家连气带窝火，终于闹了一场大病。那时候除了“穷折腾”就是“大呼隆”，生产队穷得叮当无二，哪还有闲钱填穷坑啊？四爷没钱治病，蓬乱的灰白头发埋着蜡黄的刀条脸，两腮下陷，眶睐眼失神地望着房笆，一口一口紧倒气，喃喃地说：“不……不行了……”一看四爷这样，我赶忙把爸爸给我和堂弟在假期里买瓜果梨桃的230元钱拿出来，给四爷抓了7付汤药。我每天熬药，侍候他，一个假期过去了，四爷也好利索了。打这以后四爷待我更好了。我每趟回来度假，他都领我粘山雀，钓鱼，斗鹌鹑。晚上坐在院心，望着星星，他给我讲山村里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。冬天，逮住野鸡，套住兔子，冻上；夏天，钓着大鱼，养在水缸里，都给我留着。四爷真好……我想着想着，便捧上点

心，跨出了门槛。五大娘用围裙擦着手说：“上哪去？看四爷呀？别去了，他没在家。”

“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上西山头了，住到那不回来啦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告诉你吧，就为这个，堡子人才盼你呢。”

“五大娘，大伙盼我，到底为啥呀？”

“提起来，话就长了。今年开春，惊蛰一过，咱这穷山沟里也兴起来了新令，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是啦，叫……叫联产到劳，包产到户，就是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齐帮对手干！国家，大伙，都得实惠，开头儿，你四爷还有点划魂儿，归齐一看，包山的包山，包地的包地，他可稳不住架了。那晚上，他顶着三星，一气爬了25里山道，去问土改那阵儿在咱堡子当工作队的赵县长。打县里回来，他可变了，见人先搭话，满脸堆笑容，没等到家，就去找道东的孙老赶和西胡同的田老八。别看三个老五保，凑到一堆二百多岁，人家核计核计就包了西山头一垧撂荒沙溜地，种上了香瓜。人顺心，天作美，雨水调和，瓜秧长得好透了。掐瓜尖那天，赵县长还帮着忙活小半天，县长逢人就夸：阔透了，干插瓦的羊角蜜！5千块钱手

拿把掐，三个老头算发了！这不，眼下头喷瓜都熟了一两天啦，西南风一刮，堡子里飘满了香味，难怪孩子们顺嘴淌哈拉子，就连大人也直咂嘴。庄稼院歇伏，仨一串、俩一伙都上西山头寻摸瓜吃，齐打夯地呕你四爷，催他快开园，可你四爷呢，嘿嘿一笑，还是那句话：‘急也没用，等小维回来才开园！’都知道你四爷吐唾沫是钉，说一不二，这才一门心思盼你快回来……”

五大娘话音刚落，院心里传来“咚咚”的脚步声，一听就是四爷。我撒腿就往外跑，跑到院心一下子愣住了：这哪是四爷呀？瞧，这老人满头白发像根根银丝，在夕阳下闪闪发亮；古铜色的脸上泛着一层红油彩；每条皱纹里都漾着笑，略为驼着的背，倒显得遒劲、硬朗，多么像门口那棵逢春开花的老梨树啊！我正愣着，老人发出琅琅的大笑：

“哈哈！小维，不认得四爷啦？”啊，是四爷！我一头扎在老人的怀里。四爷掏出两个喷香的“羊角蜜”塞在我的手里：“来，先解解渴。一会儿，跟四爷下瓜园去！”老人说罢，“蹬蹬”几步跨上了大门西边的土粪堆，用手拢成个喇叭筒，瓮声瓮气地大喊一声：“香瓜开园喽——”这声音，就像敲响了村头古松树下的洪钟，一下子震动了山村，响

彻了幽谷，传向四面八方……

靠山屯，沸腾了！



敬你一杯桃山酒

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长乐叔从县城出来就美格滋的。这位40多岁的车轴汉子，走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，看看前后没人，咳嗽了一声，勒起了细嗓，唱上了《月牙五更》。又翻过两架山，看见家乡的树稍了。他一边摸着青赭赭的下巴颏一边琢磨，琢磨来琢磨去，噗哧乐了，一拍大腿：“对！就这么办！”心情好，脚步轻快，傍晚就到了家。一进大门扯着嗓子喊起老伴的官号：

“桂萍，桂萍！……小兰她妈！”

“喊啥！吵二巴火的。”长乐婶从黄瓜架下钻出来，兜一兜黄瓜，嗔怪地剜他一眼。长乐叔紧走两步来到老伴跟前，拽出一根嫩黄瓜嘎嘣嘎嘣咬上，神秘地压低声音说：

“哎，伙计，赶紧给我预备一桌席。”

“疯啦？县里呆7天，不是大米就是白面，还没解馋？！”

“嗨，这席，是给技术员摆的。”

“技术员？”

“对了。伙计，这回该咱发财了，何县长给咱家派个技术员来。咱新包那片葡萄园，再加原先当院这两架，人家技术员说了，手拿把掐，管保叫你摘5万斤！去了人吃马喂，净剩也得过万！”

“喂呀！那敢情好了！财神爷到家了，也别摆一桌，摆10桌也中啊。”

“那就麻溜张罗吧。”

“张罗啥，鸡鸭鱼肉粉条子……啥也不缺……哎，可是，这技术员净爱吃啥呀？咱得整点对路子的呀。”

“咱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你就实实惠惠整几个，管吃管添……嗯，对了，就整你拿手的——浇汁鲤鱼……那些个公鸡蛋子留着干啥？挑那大芦

花，剥两！来个辣子鸡……”。

“嘿，真巧啊，这技术员咋跟你对撇子呢？你爱吃啥，他也爱吃啥。”

“这话说的，好的谁不爱吃！”长乐叔翻愣翻愣眼睛又说：“哎，是了，要紧的是来个拉皮，还是那玩意下酒。”

一提起酒来，长乐婶忙说：“哎呀，你若不说，我还忘了呢，酒可没了，若喝，赶紧上供销社打去。”

“别扯了！亏你说得出口，就这个席面，给人家喝散酒？”

“若不你就买瓶酒，玉米香，老龙口啥都全科……”

长乐叔还是晃脑袋：“不行啊，这些个酒，都拿不出手啊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那啥？柜里头不还有几瓶桃山酒吗？架出来！还是那玩意打人！”

“啥？那可中；你趸摸多少回了，我都没撒手，还留着给小兰子相看门户呢！”

“看看，看看，头发长见识短不是？技术员若不侍候好，人家给你玩活计？那叫上万块呀，几瓶

酒算个屁！你还知道个仨多俩少不？！”

“若不，若不……咱就拿桃山酒！”

“嗨！这就对了！你先忙乎着，我上堡子头迎迎技术员去……叫小兰子给你打个下手。”长乐叔拎着半截黄瓜嘎嘣咬了一口，转身出院了。

长乐婶是嘴一份手一份，干起活来煞急麻利快！眼下，她屋里外头像个小旋风，就听着叮叮当当大勺响；吱吱拉拉香气冒，眨眼之时啥都妥妥当当了。等长乐叔返回来，笑呵呵地跨进门槛，她正给炸得焦黄焦黄的红毛鲤鱼浇汁呢。一回头，看见了长乐叔忙问：“哎，来没？这菜用不用搁锅里热乎上？”

“不用了，这就放桌子。”

长乐婶心的话：“八成是随屁股就到。”

长乐叔一手架起个鸡大腿，一手端着酒盅：

“来，来，来！都过来，咱们趁热乎。”

“哟！这成啥事了？人家技术员还没来呢，你就动筷了……”。

“不碍事，咱先尝尝，咸了淡了，好有个谱……小兰，来，听爹的！”长乐叔夹起一块鱼递给了小兰子，又夹了一块，按在老伴的碗里，最后夹了一大块，塞进自个的嘴里，咂着嘴说：

“好！好！火头不错！”

长乐婶一瞧，二斤八两的大鲤鱼三鸽达两鸽达就露脊梁骨了，真有点不愿意了：“你这是干啥？真若是饿了，馋了，先吃点啥还不行？看这捅咕的，成啥样子了？”

“嗨，你别着急，丢不了你的手艺；再说，这技术员也不是外人，说起来，还是咱们的亲戚呢。”

小兰子把筷子搭在嘴唇上，瞪大了眼睛问：“爹，啥亲戚呀？”

“啥亲戚？论起来还不远呢……”

长乐婶剜了当家的一眼：“看你这磨道劲！到底啥亲戚？是长辈是晚辈，来了，好叫个口啊。”

“嗨，告诉你们吧。这得打前街你大哥那边论。是你大哥的三舅老爷的二姐夫的老姑爷。”

“看你这圈子绕的，绕到山西嘎嘎县去了！”

长乐叔笑呵呵望着小兰，小兰可真动了脑筋，心里细细盘算：

“我大哥的三舅老爷，也就是我的三舅老爷呀，……我三舅老爷的二姐夫，那是我老爷呀……我老爷的老姑爷……那不是我爹吗？！”小兰子没头没脑随口喊了一声：“这技术员是我爹！”